



熊荟蓉

每到年节，村东的刘启和村西的李二十就开始卖春联。

两个人都是村小学的民办老师，书法都不错，春联都是用加厚洒金正丹纸写的，但刘启的春联卖五元一副，李二十却卖二十元一副。

刘启有时还来个买二送一，就是买两副大门对联，送一副厢房对联。但李二十一口价，二十元一副，就是姑伯舅爷来买，也是二十。

因为李二十认钱不认人，大家就送他个绰号“李二十”。久之，反把他的本名“李想”给忘了。

要说李二十与刘启的春联也有点不同。刘启的春联，是事先写好的，都是些“吉祥如意”“财源广进”的套话。李二十的春联却是现写的，是应买联人的需要写的。

比如买联人的子女年后要考大学，李二十就写“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若买联人开年要接新媳妇，李二十就写“春风堂上初来燕，细雨庭前乍开花”。虽也是成句，但散发着清奇的墨气。

前些年，农村经济不景气，刘启的春联卖得更好。庄稼人没那么多讲究，门上有那么点红意和喜气就行了。但最近两年，人们有钱了，李二十的春联卖火了。

年三十这天午后，噼噼啪啪的鞭炮已经此起彼伏。李二十正准备收摊，彭方骑着一辆破摩托来了。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李……李老师……我……我娘在医院，快不行了。我想先回家贴……贴一副春联，没带钱……”

李二十聋子一般，低着头继续收摊。

彭方急红了脸：“我……我爹走得早，我盼我娘再活几年，想……想向您讨个吉祥话！”

李二十仍然眼皮也没抬。

邻居张伯说：“李老师，过了今天，你的春联也卖不出去了，等到来年，红纸都褪色了。就做个好事吧！”

李二十不搭腔，连笔墨都收好了。“哎，老婆子，要我去买醋啊，好勒！”张伯冲里屋喊着，与彭方擦身而过。

彭方随即举着二十元，跨步进门说：“李老师，快给我写副对联……”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李二十铺纸研磨，一悬腕，一副对联就成了：“得萱草使之忘忧，去内邪安以扶正。”

彭方接了对联，犹如接了偏方，欣欣然骑着摩托绝尘而去。

李二十拦住折返的张伯，将二十元塞到他手里，说：“您别以为我这个人贪财，我是以这种方式，维护文化的尊严……”

万物

大地开始升温，寒意渐渐退去，阳光在山地中不断地前进。虽然它前进的步伐一开始是那么缓慢，但我却清楚地看到它在枣园这个山冲绽放着笑脸，不一会儿，它便使我周围的大地发出阵阵响动，大地上的草木开始沐浴阳光，吮吸温暖的空气。

我在家乡梅村的枣园小山冲，享受着冬日阳光的抚摸。枣园三面环山，山势舒缓，山林茂盛，遍地的草木在大地上自然地延伸，绚丽多姿的地衣让我油然生出浓浓的春意。

我脱下厚厚的羽绒服，暖暖的阳光一下子就钻进薄薄的毛衫，贴近我的肌肤。我低下头，就看到了水泥台阶旁丛生斜逸的荆棘杂草，在阳光下微微低着头，身子已经开始泛出金黄色。我打量着它们谦逊的模样，心中生出一丝爱怜。这些在春天就开始生长的小生灵们，马上就要被我用锋利的草刀刈割。我手中的草刀在阳光下发出阵阵幽光，它的光芒让我心生寒意。我右手轻轻一挥，一把杂草应声而断。这些杂草就此脱离了大地的肢体，被我随意放在坚硬干燥的大地上。我头也不抬地向

旧事

虽然过去70多年了，但忆起儿时家乡会泽浓浓的年味，仍是那样亲切，历历在目。

从腊月二十三的小年开始，春节的序幕便拉开了。母亲系着围裙，戴上头帽，哥哥姐姐帮忙一起打扫卫生，把一年来平时没有触及到的上上下下昏昏晃晃都认真彻底地来个大扫除。母亲说，过年一定要扫除旧尘，干干净净地迎接新春，除旧迎新。家家门口的门框上都贴上喜庆的大红对联，“天增岁月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满门”这副对联至今我还记得。两扇大门还要贴上门神，我家曾贴过关羽、张飞的像。过年了，我换上了新衣服和新鞋。尽管那都是母亲用自己亲手织染的土布，晚上在黑烟缭绕的油灯下一针一线缝制的，谈不上什么款式，但因其新，在那个年代，穿在身上已足够自豪的了。

三十晚上的年夜饭，是过年的重头

故里

寒冷的冬时，让我想起故乡山寨的火铺。

故乡渝东南土家苗寨，家家都有火铺。“树大要发桎，儿大要分家。”成年子女分户另居，新炉升火冒烟的吉日佳期，前辈必“包火”。老火铺上，一把茅草包一粒坚硬的红炭，端一碗衣禄富贵米，跑去递给新居恭候的儿子。儿子搁米于桌，置火包于新火铺内，俯身嘟嘴一吹，焙着冒烟的柴火砰然而亮，火焰高燎：“引起了！”可谓薪火相传。火铺是一脉香火的延续。

火铺，离地两尺高，泥夯火心，插三脚，放鼎罐；四方木板铺就，各方宽窄不一。最宽的一方称之为“上面火铺”，正对此方的就是“下面火铺”。火铺上摆放了草墩，软和耐用。整个火铺可容坐10多人。“上面火铺”还可当床临时使用。扫灰除尘，铺上棉絮被子，就可歇客。所以不叫“火炕”“火塘”而叫“火铺”。

只有德高望重的老人和尊贵的客人，才能享有坐上面火铺的权利。咯吱一声木门开，主人笑脸迎出来：“快请上火铺向火！”待客人刚落座，男主人就双手捧来一匹牛肉色样上好的毛草烟：“抽杆耍！”女主人说一声：“烧口开水喝！”就抱柴架锅，站在地上靠着下面火铺忙开了。知道风俗的人，就晓得是弄吃的。

山寨过年，一屋老少必在火铺上吃团圆饭。团家气，圆族梦，拧紧传统孝和，抖落一年辛尘，吸纳新春热能。

雪天里，大家团团围坐火铺上，家长里短，吹牛扯淡。火心里烧着钢铁坚硬棒棒

温暖的草木

叶志勇

前，不停地挥动手中的草刀。一把把杂草整齐地躺在大地上，素面朝天，神态安详。我想起小时候，我用手扯断青草的情景和咯吱咯吱的断草声，断草在手中，就像小猫，亲昵地摩擦着我，湿湿地，柔柔地。

我的手突然一颤，心猛然一抖。我知道，荆棘锋利地刺入了我的肌肤。我在尽情地刈割它，它也没忘记提醒我不要过分了。我想起小时候，我常常躺在杂草上，眯着眼，看天上的太阳，和远处的小花，或者什么也不看，心里惬意极了。然后一翻身，就被这些荆棘弄痛了。那是一种锥心的痛，痛到你在一瞬间失去感觉。你把它从身上拔掉，还常常觉得它仍留在你身上，有着草木朴素的气息，也有着草木坚韧的意志。

现在我不会在意它带给我的疼痛，一直挥动草刀，清除这些生长在大地上的草木。我知道它来年还会生长起来，我锋利的草刀能奈何它什么呢。我只是要开辟出一条路来。

在接近正午的时候，我终于顺利地开辟出了一条笔直的道路。我抬起头，温暖的阳光正照在前方，隆起的墓地被暖暖的阳光

儿时的年味

施宗灿

戏。饭前先祭祖，在放着祖先牌位的供桌上摆上鱼肉点心等供品，爷爷奶奶带头按长幼顺序上香跪拜。然后吃年夜饭，这是一年中最丰盛、最重要的一顿团圆饭。母亲为准备年夜饭，忙活了两天，采购，炸丸子，炖排骨，炸鱼，做扣肉等。我呢，就帮妈妈往灶台里添柴火，虽然有时被烟火熏得直流泪，但想着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美味佳肴，心里仍然是高高兴兴的。

晚餐过后，大人们就给小辈压岁钱。我早就盼望着拿到压岁钱去街上买一种一吹一吸便能发出“嗡嗡”“嗡嗡”声音的玻璃玩具，和用竹片及带颜色的纸制作的迎风便转个不停的彩色风车，尽兴地玩乐一番。之后，哥哥带着我和弟弟去放鞭炮，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寓意把一切邪瘟病疫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这是我们

故乡火铺

姚明祥

柴，牛头马腿树疙瘩，噼啪炸响，火星飞溅。火光映红了一张张十分粗糙而又兴奋的脸。小细娃挤在大人两膝间，红火灰里刨出童年乐趣，焦糊的烧红苕，甜润浆厚了小黑嘴。年轻妇女规矩端坐，穿针引线，织爱编情，不时招呼翘二郎腿的男人：“都臭了还不晓得？烧烂了你心痛哟？”自然有人接下句：“人家扎鞋子的，可痛在心尖尖上去了！”男人就扬眉吐气，显出格外的得意来。汉子们嘴角叨着“黑武器”漫不经心地吸着，白烟灰寸长也不掉落，无言地彰显男人的坚韧与阳刚。老人们喝够了火边茶罐煨着的老荫茶，嘴里徐徐拖出长长的竹节烟竿，一拍膝盖，抢过话题：“嗨！我们见过的阵仗摆出来，要骇坏多少人……”就开始重复一个遥远而又古老的故事。

记忆中，听得最多的是表伯伯的龙门阵。他姓冉，我祖母姓冉，弯来拐去依起辈份叫他表伯伯。他好像什么故事都有，妖魔鬼怪的，忠烈尽孝的，强悍凶猛的，勤劳善良的，仁义慈爱的，哪样都讲。他曾参加抗美援朝，肩胛炸破负伤回国，就住在我家屋坎下。我站在阶阳上，看着屋顶耀眼雪光，仿佛薄裤滑落一般，冷得缩颈抱耳双脚跳：“表伯伯，茶泡起啦！”他朗声应答：“要得，来啦！”还没等我转身爬上火铺，他就披着黄色军大衣，一股寒风扫进屋来，地上噔噔踩掉军用大头皮鞋残雪：“雪淀得好厚，有尺把深！”微笑着跨上上面火铺。那里空位早已腾让出来。他高大的身躯坐成一尊大佛，扯了几句闲言过白，言归正题：“上次摆拢……”

气息笼罩。我注视着青色的石碑，和石碑上镌刻的文字。父亲。多么亲切的称呼，又多么遥远的称呼。这被我一遍又一遍用心温暖的称呼，此刻在冰冷的石碑上渐渐温暖了起来。

我花费如此大的气力，就是要在温暖的冬至，与父亲温暖地相见。四周是丛生的荆棘野草，中间是干净的水泥台阶，我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攀登，终于站在了父亲面前。虽然眼中所见的是的一方坟墓，一抔黄土，但我知道，此刻是我与父亲默默倾心交谈的时刻。滚滚红尘，白驹过隙，人亦不过是一介草木，人生也不过是草木一秋。

我看着四周的草木，知道它们在人间虽被不断地刈割，但生生不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在长大后，才知道童年时期与草木的亲昵接触，其实是与草木相融，呼吸草木气息，吮吸草木汁水。人间草木，孕育着生命。

我在父亲墓前坐下，抚摸着在阳光下虽已枯黄但仍倔强生长的草木，对生命充满了敬意。

小孩子最快乐的时候了。

正月十五闹元宵，晚上的灯会可吸引人了。街上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各式各样、五彩缤纷的灯笼吸人眼球，有的提在手里，有的挂在屋檐下。我尤其爱看走马灯，灯的几个画面不停地转着，有古时骑马的武将也有漂亮的仕女。我那时不懂：灯怎么自己会转呢？街上还有耍龙灯的。表演者穿着戏装，敲锣打鼓地作为先行，后面是一个举着球和举着一条长龙的耍龙人。他们变换各种花样，使里面亮着灯的长“龙”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地翻转腾跃，有次看到二龙戏珠，那个耍珠的和两条龙表演的非常精彩，真叫人大饱眼福，不忍离去。

我多想穿越时光隧道，回到可爱的童年。虽然贫穷，心里却装满着新奇、幻想、欢乐、期冀……

确实是个摆龙门阵的高手，现在乡里民间很难再找到他这样的人了。一字不识，口若悬河，三天三夜不重复，而且精彩纷呈，让人久久难忘。正在大家聚精凝神，洗耳恭听时，他突然吱的一声踩了急刹车，把满屋男女老少的听兴甩挤一团撞向他！

“不摆啦，晚上又来！”他摇头，起身欲离。火铺上的听客赶忙扯着他的军大衣不松手：“后头哪个啦？摆完起！摆完起！”他仍把腰身躬着，屁股翘着，保持随时跳下火铺离开的姿势：“肚皮唱空城计了！”母亲也拦着劝说：“快坐起，摆完起，我来再弄午（午饭）。”

“那好嘛，你们硬要听，我又接着往下摆嘛！”他这才坐回原处，重拾话头。

母亲架耳锅，炒阴米，拿出家中“奢侈品”，米籽泡泡冲糯米酒水喝。一人一碗，一饱二醉。

我惊异于表伯伯的口才。也许他旧时在龙池老场茶馆听过说书，也才有那么多的龙门阵可摆，也才学会摆到惊险处、把人胃口吊起、故意卖关子求充饥的鬼把戏。其实，他至死不知，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他无意之中也填充了我们老老少少寨民的“饥腹”。

火铺上向火，不知温暖了多少代人，必定还将继续温暖下去。那就把柴薪猛加吧，向火，向大火！

现在，山寨都修了二三层楼的新房，楼房也不想柴火熏黑，就在屋顶搭建了火铺屋，依然保持寒冬烤柴火的老习惯。这火铺也由地火铺升高为楼火铺。只是坐得更高，谈得更远。

